

高等教育與佛教教育的互助發展

林博文

一、興辦教育是佛教徒應有的責任

佛教以教化眾生為本願，而教化眾生則以建立和樂安康的人間淨土為境地。所謂「人間淨土」，用更顯著的語言來詮釋，即是和諧安寧的社會。因此，在人世間開創一個和諧的社會，才是佛教教化眾生的本懷。

教化者，教育而化導也。但是，過去中國學術界將宗教的教化與學校的教育分疆劃界，使受教者只獲得一定的知識技能，而未能接受宗教的培養人性善良之德化，非常可惜。反觀西方中古文明的盛世，是由宗教教育的帶動，而開啓了高等教育的門徑。如英國的牛津、劍橋等國際知名學府，都是西方教會教育的綿延所創辦的高等教育機構。由此可知，高等教育與宗教教育原本是互助發展的。

可惜二十世紀初葉，國人因國勢積弱不振，力圖求新求變之際，奉西學為圭臬，尤其強調科學物質文明為強國富民的唯一法門，揚棄固有文化思想與道德倫理；更有部分學者，謬認國力不強與信仰佛教有關，誤將信仰佛教與盲從迷信劃成等號。因此多年來，一直將佛教

教育排除於正規教育體制之外。

殊不知佛教的教義是建立和諧社會的輔弼力量，是人本思想的基本教育，尤其佛教教義已融和中國的文化思想，發展成爲中國思想文化的特色。因此，在中等教育中設有介紹佛教教義的課程，可供一般民衆對佛教有正確的認識，不至迷信而盲從於邪知邪見的信仰；在高等教育中設有佛教研究系所，可對中國文化思想的特色，研究其特有的價值。

基於此，清末民初以來，佛教高僧大德莫不以興辦佛教教育爲振興佛教的根本；興辦社會教育爲佛教對社會應盡之義務與責任。其中，太虛大師是倡導興學最有成就而永爲後人所仰止者。

二、太虛大師的教育理念

太虛大師認爲：佛教興辦教育應分成兩大類，一類是僧伽教育，一類是普通教育：

(一)僧伽教育是以培養佛教弘法的人才爲興學宗旨。大師認爲：寺院是佛教教化民衆的場所，僧伽在寺院中應取得佛教師——或名布教師的資格，從事其教化

的職務。然而要取得其地位，則不能不養成其僧格，若無布教師的資格，就不能成爲寺院的僧伽。因此，大師主張興辦僧伽教育才能救佛教之衰微。

大師理想中的僧伽教育(佛學院)分爲五個層次：即是一、小學部，二、中學部，三、學戒部，四、大學部，五、研究院。大師住世時所辦僧伽教育雖未能盡如理想，但是大師倡導僧伽教育所造就的佛教人才，對近代佛教貢獻之深遠，山高水長，永垂佛史。

(二)普通教育是佛教緇素大德爲攝化世間所辦的學校。這種學校是爲輔助國家之教育，而對貧寒子弟有慈善作用。因此所辦學校應遵照國家所規定的學制，如小學六年，初高級中學六年，大學四年。可惜大師住世時，戰亂頻仍，民生凋敝，佛教在興辦普通教育上成就不大。除創辦了幾所中學外(如南京大雄中學、南京宗仰中學、上海興慈中學等)，沒有能創辦一所大學。

三、台灣的佛教教育與高等教育

台灣光復後，從大陸來台弘法的高僧大德們，莫不以發展教育爲弘法的首要任務。慈航老法師於民國三十七年(一九四八)自新加坡來台，首創台灣佛學院於中壢圓光寺，開創台灣僧伽教育之先河。繼之，印順導師創福嚴佛學院於新竹，白聖長老創三藏佛學院於台北，這些先期的佛學院，造就了不少的法門龍象，掀開

了台灣佛教的昌盛。

至於一般的高等教育，由於初期佛教本身主觀條件不足，加上政府對私人興辦高等教育設限頗多，因此佛教人士創辦高等教育是到近二十年內才陸續完備的。

現今台灣有華梵大學、慈濟大學、玄奘大學、南華大學、佛光大學，五所佛教創辦的高等教育學府，性質上都屬於一般性的綜合大學。由於過去教育政策的限制，有關佛教教義的研究，未能納入高等教育的體系之內，如今由於我教界人士的努力，加上政府教育政策的開放，得以將研究宗教之思想、歷史、文化、規制等納入高等教育體制之內。可以設立宗教學系(或單一佛學系)及研究所，廣納一般社會青年進修宗教相關知識，獲得學士、碩士及博士學位；同時也可專設宗教研修學院，培養宗教專業人士，取得大學以上學位，有能力教化人群，服務社會。如此，宗教教育與高等教育接軌，能擴大教育功能的層面，落實有教無類的社會責任。

四、佛教興辦教育應以創造人間淨土的和諧社會為理念

二十一世紀之後，各項建設突飛猛進，經濟迅速發展的成果，人們在物質生活之外，而對於各類教育的需求也逐漸提升。因此，也加重了政府在教育職能上所扮演的角色與財政上的負擔。此外，在物質條件發達之

後，民衆心靈的健康更顯重要，各項文明疾病的產生，都肇因於身心的不平衡所致，而造成不健康的病態社會。因此，如何促進民間各階層，不論個人或團體，大家共同建立一個和諧而健康的社會，實乃當前吾輩興辦教育者責無旁貸之要務。

佛教徒教化社會，應以慈悲與布施為攝化法門。

「慈能與樂，悲能拔苦」，解除他人苦難而給與快樂，對人群，對社會才有幫助，也才是佛教存在社會的價值；而布施不只是在物質條件上的援助，更需要著重精神食糧。特別是在目前經濟高度發達所帶來的隱憂，種種貧富差距，階級矛盾的衝突現象，將日益深化。佛教

徒對於高等教育價值觀的發展使命，應隨此一發展趨勢，而有時代的新方向。

在人格本位的高等教育價值觀上，應在教學的課程與生活上，秉持人本教育的精神，全人教育的理念，促進知識與德行的平衡發展；在知識本位的教育價值觀上，應著重知識的創新與真理的闡揚；在社會本位的高價值觀上，應針對國家與社會發展需要，促進經濟與人民生活的平衡。而佛教興辦高等教育之理念，則以慈悲救世之大悲精神，施以正知正見之大智教導，為人類社會創造一個人間的淨土，和諧的社會。

輞川詩情禪意（一）

陳昭伶

王維四十歲遷居，至安史之亂前，住在輞川十五、六年，其間與好友裴迪同遊輞川諸勝境，陸續完成輞川詩作，後遂將廿首五絕輯為《輞川集》。

王維遷至輞川新居——藍田別墅，原應慶祝喬遷之喜，但環繞四周之景，心境急遽下降，寫下《輞川集》第一首〈孟城坳〉：

新家孟城口，古木餘衰柳。
來者復為誰，空悲昔人有。

首聯寫景，尾聯抒情，觸景生情，以詩詠志。空間不

變，以「新家」與「古木」相對，「來者」與「昔人」相對，蘊含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之時間變化。

「昔人」指的是初唐詩人宋之問，王維新居乃其舊居，曾媚附武后而顯赫一時，後兩度貶謫，客死異鄉。

「今人」王維發出「諸行無常」之感慨，深明今日之新居，無法恒常保有，也將有「來者」。

「古木」引發懷想昔人之悲，也引起詩人「後人之視今，猶如今人之視古」之感嘆，乃為隨境所生之悲情。

瞭解時間變化的無常，這正是領悟正是「無相」的礎石，自然可以逐漸擺脫世情的羈絏，轉而意會禪機。